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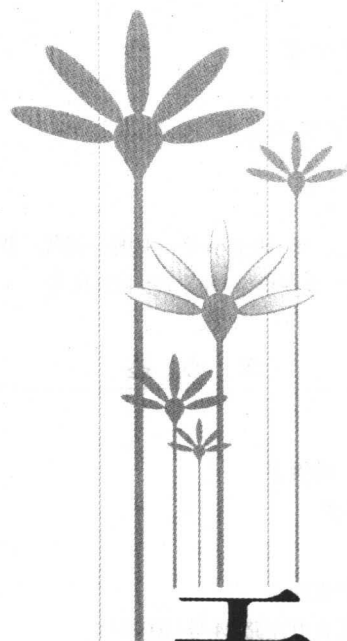


天心鉴

三皇子的前生，毕竟只是思念凝结成的天心鉴。
所以，他虽是法力强大的海神，却甚至承载不得一滴真实的眼泪。

晴空◎著





晴空◎著

天心鉴

新世界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心鉴/晴空著. —北京:新世界出版社, 2005. 9

ISBN 7 - 80187 - 896 - 5

I . 天… II . 晴… III . 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 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08346 号

天 心 鉴

作 者: 晴 空

责任编辑: 吕 晖 杨雪春

封面设计: 80 零·小贾

插 图: NEO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 24 号(100037)

总编室电话: (010)68995424 (010)68326679(传真)

发行部电话: (010)68995968 (010)68998705(传真)

本社中文网址: www.nwp.com.cn

本社英文网址: www.newworld-press.com

本社电子信箱: nwpcn@public.bta.net.cn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版权部电话: + 86(10)6899 6306

印刷: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880 × 1230 1/32

字数: 120 千字 印张: 6.75

版次: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 7 - 80187 - 896 - 5/I · 28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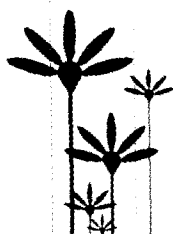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: 18.00 元

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天心鑑





玉连城一动不动，任由喜娘为她贴上一朵娇艳的花黄。这位喜娘是叔叔玉璞特意从帝国京城为侄女请来的，擅长新妇妆容，果然出手不凡。艳丽奢华的檀晕妆，把玉连城装扮得越发光艳动人。

围在一边的使女们看着，都啧啧赞叹不已，不知为何，心里却都隐约有些害怕的感觉。

玉连城有湖水一样深邃神秘的眼睛，盈盈着天空的蓝色。秀曼的乌发像一匹流云，微一流转就是一道惊艳的迷光。这样的美貌，就算震得大神见了也要惊心吧？可为什么她的眼中总是闪动着阴郁的火焰，似乎渴望着什么可怕的东西？

使女们甚至觉得，小姐沉默幽艳的容色，怎么看都不像真人。

玉连城垂下眼睛，无意识地看着手上的翡翠戒指。戒指上通透碧绿的翡翠，闪着神秘的光，似乎那幽碧的宝石中，藏着另一个不可知的世界。玉璞说过，这是一万年前光之天母用七日神力凝聚成的宝物，可以庇护她



一生。

可一生是什么呢？玉连城其实不明白。

玉家是玄黄帝国仅存的十六户地仙血脉之一，玉家的孩子，只要经过九个喧闹之劫，就可以上堪天人之境。每个人面对的喧闹大劫都不一样，谁也无法预期会遇到什么，但几乎没人能顺利挨过。三千年来，玉家子弟破劫上登天位的，总共才两个。他们几乎是一出生，就注定了少年夭折的命运。就这样，玉家人丁越来越单薄，如今只剩下玉璞叔侄二人相依为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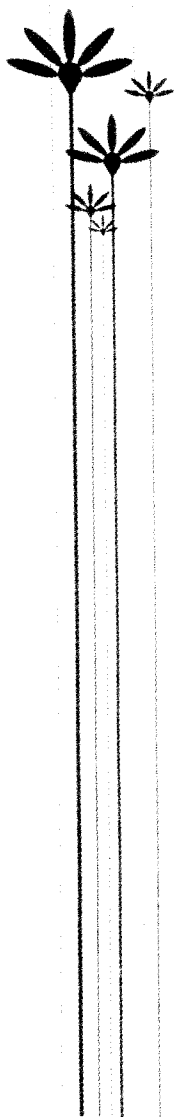
玉璞说，也许玉连城嫁到海伯云家之后，可以凭借海伯一脉强大的水之力量，度过劫数。

既然叔叔说了，那就嫁吧。玉连城并没有怎么在意这个婚事。对于地仙法力强大、可又随时会灰飞烟灭的渺茫生命而言，婚姻实在算不了什么。

喜娘开始为玉连城挽发，但见她的长发如流泉披泻，当真是光可鉴人。柔软的发丝在牙梳间滑动，泛出淡淡的香气。

喜娘忍不住赞叹：“姑娘这头发真是好呀，比京城万花坊最贵的缎子还要光生呢。老婆子做了多年喜娘，从来没梳过这么漂亮的头发。”

玉连城淡淡一笑，没有做声。喜娘忽然觉得牙梳在



玉连城的头皮上卡了一下，不觉一愣，“嗯，这里头发好像没梳开？”又梳一下，感觉倒像是在什么坚硬光滑的东西上梳了一下，很是古怪，心里越发不解，喃喃道：“怪了，这里梳不动？”

玉连城一直垂着头，这时懒懒应道：“嗯，没事的，那是一颗钉子，不用梳。”喜娘愣了一下，以为自己听错了，“什么？”连喜气洋洋的使女们都瞪大了眼睛。

玉连城微笑的脸儿如美玉生晕，淡淡道：“是啊，我头上有七颗钉子固定，否则会崩开的。”

“扑通”一声响动，喜娘啊呜一声，已经昏倒在地。使女们愣了愣，随即嘻嘻哈哈嗔怪起来，“小姐，你又乱开玩笑。喜娘都被你吓昏啦。”

玉连城随手自己挽了个松松的流云髻，看了看喜娘，叹道：“唉，你们把她扶到厢房歇一歇吧。”她看着忙乱的使女们，悄若无声地叹了口气。

——地仙不做妄言，所以，她每句话都是真的。

这七颗钉子，本是五年前昆山大战给她留下的纪念。

那一战，地仙和暗之界都伤亡惨重，死者过千。那是她生命中的第一次喧阗之劫，被暗皇斩下头颅，一裂为七。叔叔玉璞收回她的血肉，上天入地苦寻来七颗上



古搜魂钉，把她固定，再以光之天母的翡翠法戒锁住玉连城的元神，救回了她。

但一切并非没有代价。

搜魂钉救回了她的生命，也锁住了她的魂魄。玉连城自此之后，对过去十七年的生命不复记忆。最开始，她甚至不会说，不会笑，不会最基本的地仙系术法，就连读书写字，也是玉璞手把手一点一点从头教回来。

她恢复极快，玉璞甚至说她的法力远胜从前。但他不知道，一切毕竟不同了。据说，昆山大战之前，她是个活泼爱笑的少女。但现在，玉连城实在不知道快乐是怎么回事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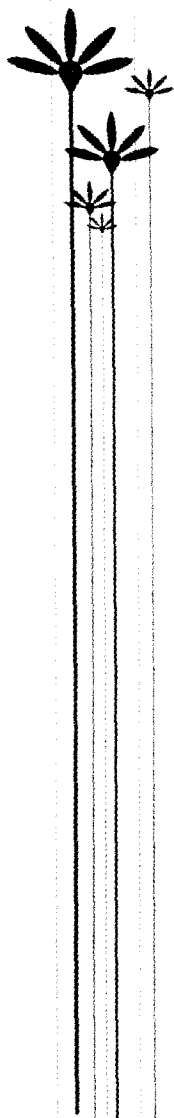
有时候，玉连城甚至觉得，搜魂钉和翡翠法戒只寻回了她的魂魄，她的喜怒哀乐，却都已消失。

生命如此寂寞而空洞，过去渺茫如云烟，未来深静不可测。叔叔温和的笑容，让她多少能安心一些。可又隐隐发现，叔叔笑容之后，不过是悲伤惆怅。

所以，嫁到海伯家吧。

反正，不过是日子，有什么区别呢？

玉连城让使女为她蒙上红巾，被引着缓缓穿过回廊。



空气中飘动着铃兰花的香气，清清冷冷的。她双目微垂，看到脚下片片落花。一夜风雨，铃兰花谢了很多，在地上楚楚地娇瑟着。呵，这么柔弱的花儿，可惜了大好的香气。

“像你啊。”她忽然恍惚一下，是谁在她耳边低语？温柔的、含情含笑的男子声音。就这么稍一犹豫，喜娘又在催促：“姑娘，走呀，莫要误了吉时。”这喜娘醒来之后，虽有使女代为解释，心里还是惴惴不安，总觉得事情邪门，巴不得快些了结今日的亲事。

玉连城一摇头，却又什么都听不到了。她哑然失笑，呵，今日是怎么啦。不过是嫁人而已，何须这样不安。

鼓乐喧天，新郎就在外堂等着迎亲吧？不知道那个人是什么样子，不过，有甚么关系呢？她不过是一朵铃兰，自己淡淡香过几日，风来了花谢了，却也顾不得是谁攀折。

“我到极北水晶之国取了一个梦幻晶球，来，我们把铃兰花放到里面，它就不会开败了。”还是那个温柔含笑的声音，呵，谁啊是谁？她忍不住又停步，一把拉下红巾，茫然四顾。还是什么也没看到。

喜娘和使女们都吓了一跳，赶紧把红巾为她盖回去，



纷纷道：“姑娘走路小心一些，取了红巾不吉利的……”

忽然地底一声闷响，妇人们尖叫声中，地面忽然裂开！一团黑色火焰轰然冲出，黑焰中一个声音狠狠道：“玉连城，你杀了我们皇上，还想嫁人么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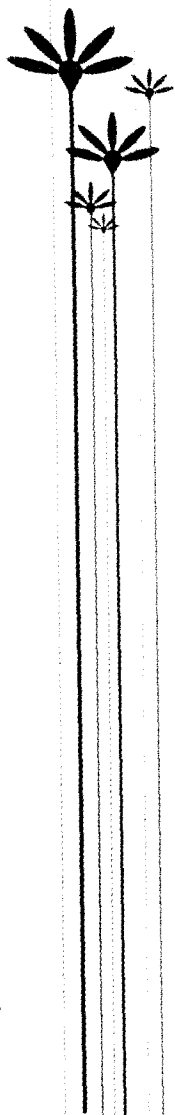
玉连城大惊，想也不想，朝着声音方向一指击出，“东南阳天，普扫不详，斩断妖魔，神兵火急如律令！”随着话声，一道紫色雷光从她指尖飞出！

只听一声闷哼，想是那人已吃了亏！玉连城这才发现出手的居然是自己，不觉一愣，危急中不及多想，拉下红巾，一个五雷咒分出五道华光，护住众人。定睛一看，前面却多了一个头长独角的兽人，虬髯豹眼，相貌威猛凶悍，用手捂着肩头，指缝中却不住流血，想来被玉连城所伤。

玉连城看着兽人的样子，莫名地觉得有些眼熟，微一恍惚，那兽人咆哮着冲了过来。

她看着兽人凶狠扭曲、半人半兽般的脸，心里恶寒，赶紧再打出一道飞光咒，“南方炎天，吹气作禁，鱼龙立见，飞光火急如律令！”一道红光如利剑斩出，兽人的独角一下子被削掉。

兽人一声惊天暴吼，头上血流如注，流淌在暗青色的脸上，他的脸容陡然模糊起来，四周飘起一阵青黑的



薄雾。在飞光咒的强大法力下，兽人的身体如流沙一般在青色雾气中消蚀，地上慢慢现出一只通体晶莹灿烂的青色小兽，只有巴掌大小。

玉连城一愣，微微笑起来，倒没想到这独角兽人的原形如此有趣。看着那小兽痛得在地上瑟缩着不住颤抖，心里倒有些怜惜，叹道：“小东西，原来是你作怪。”忽然听到牙关格格作响的声音。她一回头，看到喜娘和使女们正目瞪口呆地看着她，神情就像面对一个可怕的怪物。

玉连城一皱眉，知道自己刚才出手的样子被看到，她们定是十分害怕。于是曼声道：“西北幽天，莹若琉璃，易功光德，无名急急如律令！”

这道“坐忘咒”一出，喜娘和使女们的脸上都现出茫然之色。玉连城微微一笑，正要盖上头巾，忽听地下微微震动，黑焰过处，三人裂地而出。玉连城叹道：“今日不大清静呢。”却见这次来的是两个童子，都容貌俊美、面色苍白，想必是小兽的主人了。

小兽看到童子，忽然激烈地挣扎起来，呜呜叫着，神情急切。两个童子看着玉连城，深沉的眼中陡然闪过深刻的仇恨之色。玉连城心头微寒，只觉二人的眼神就像恨不得把她斩为万段一般！



年长的童子随即把恨意掩饰好，恭敬一礼道：“玉姑娘出阁大喜，无光族道贺来迟，先行请罪了。今日我二人疏忽，让这水晶神兽逃了出来。这小畜生虽性情恶劣，冒犯玉姑娘，毕竟是先主遗物，还请赐还。”

玉连城看着那小兽着急的样子，微微一笑，把它放开，“二位以后可要小心，莫让这小东西跑出来吓到别人。”今日这群人古里古怪，摆明了是地府来的妖魔，不知为何，玉连城看着竟有些莫名的熟悉之感。她自己也觉得纳闷，“我见过他们么？奇了，我怎么会杀死他们的皇帝？”

年长童子苍白的脸忽然微微扭曲了一下，欲言又止，随即垂下眼，抱起水晶神兽，恭声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小人告辞。改日再奉上礼物恭喜玉姑娘大婚。”黑焰过处，两人一兽忽然消失在地底。

玉连城心头一动，运起潜心咒增强耳力，追踪二人动静。却听其中一个童子大声道：“你为什么和她客客气气？”另一人叹道：“唉，我何尝不恨她。昆山一战后，大伙儿一直在寻找玉家人。可恨那玉璞藏得太好。幸好水晶儿通灵，居然抢先找到玉连城。咱们不是她对手，回头禀报安罗大人再说。既然找到，就不怕她逃了……”声音越来越小，想是二人逐渐深入地底，潜心咒的法力已经

不能到达。

她心下一动：“他们显得这么恨我，难道我真杀了他们的皇帝？我……以前到底是个怎样的人？”心头掠过一丝模糊的混乱，总觉得这情形似曾相识。可往事如烟，要她如何记得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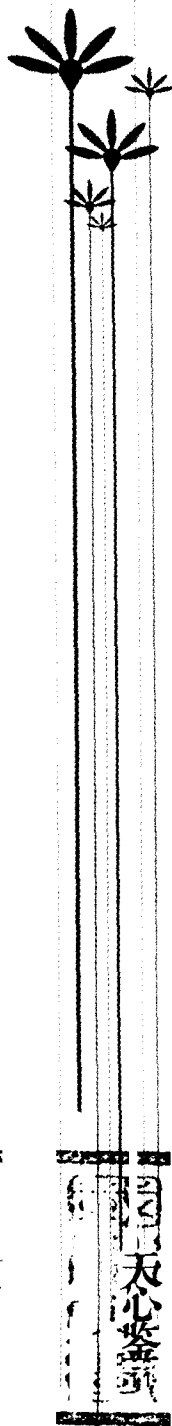
那个傲视红尘的少女地仙，早已消失在昆山大战的血污中。而她，不过是一个连自己都遗失了的茫然女子，纵然有着更加强大的法力，却什么也找不到，什么也牵挂不得。

玉连城沉思一会，决定先和玉璞商议。顾不得还是新嫁打扮，匆匆而出。

玉璞正在和宾客谈笑，众人忽然看到玉连城走出，都是一愣。满堂喧哗忽然沉默，人人都震动在她惊世骇俗的美丽中。

玉璞一皱眉，面色微变，低声道：“你怎么出来啦？快回去！”他眼看侄女满面沉重之色，知道事情不对，吩咐管家玉珩招呼宾客，自己带着侄女匆匆退入内堂。众宾客总算反应过来，追想着刚才那绝世美人，~~正是~~荡神驰，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一个个议论纷纷。

玉连城把今日经过一说，玉璞脸色越发沉重，过了





一会，缓缓道：“想不到……他们还是找来了。”

玉连城问：“他们？他们是谁？为什么那些人说我杀了他们的皇帝？他们也参与了昆山大战吗？为什么暗皇会杀我？”一连串问下来，心情越发混乱，眼前金星乱冒，竟是头痛越裂。

玉璞看了她一会，眼中忽然现出悲伤之色，喃喃道：“你果真一点也不记得啦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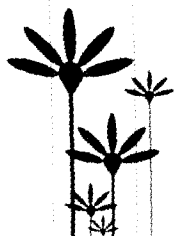
玉连城咬牙道：“叔叔，我该记得什么？”头越发疼得厉害，觉得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喧嚣着就要奔腾而出！

玉璞微一犹豫，随即道：“也罢，他们来了，你早晚也得面对，我就和你说清楚。”他悲伤的目光静静凝视着玉连城，沉声道：“你是杀了他们的皇帝，无光一族的掸箭皇。他死在你的惊神咒下，神魂俱灭。”

玉连城听着掸箭这个名字，忽然心头震动，就如一道尘封的铁门被人硬生生开了一条缝隙，心里忽然泛过一阵悲伤，不知为何痛楚异常，她吃力地问：“掸箭？那是怎么回事？”

玉璞的脸微微扭曲了一下，低声道：“他是我为你定亲的丈夫。”

玉连城倒吸一口寒气，好半天才找回自己的声音，勉强道：“那——我为什么杀他？”



玉璞苦笑道：“暗之一族的暗皇一直要并吞无光族的地盘，但没能得手。他用魔法控制你，用你的手杀了掸箭，地仙与无光两族从此成仇，暗之一族坐收渔利。五年前的昆山大战，正是由掸箭皇的死，引发暗之一族与地仙、无光的混战。”

玉连城一愣，皱眉道：“原来如此。那暗皇真是阴险可恨。叔叔，我们为什么从不向无光族澄清误会？”

玉璞叹口气，“你会相信一个杀死皇帝的凶手吗？”

玉连城语塞，玉璞叹道：“我在昆山救回你，躲了他们五年。如今无光族的人既然来了，安罗元帅和暗之界早晚也会找上门来的。还好我早有防范，为你求得海伯一族的婚事。无光族再厉害，也不得不忌惮海伯几分。至于暗之界……唉……总之嫁了再说！”

玉连城皱皱眉，心里觉得有些不对：听叔叔的口气，海伯一族分明不知道事情真相，被叔叔骗婚了。这样稀里糊涂嫁过去，就算避祸一时，日后难免事情揭穿，反而尴尬。何况，若当真因此连累海伯一族，却又于心何忍？

还在迟疑，玉璞跌足道：“连城听话，叔叔把你救回来，实在不易。我怎么也不能看着你被无光族杀死。”

玉连城摇头道：“不成啊，叔叔，咱们不能连累



别人。”

玉璞怒道：“就算你不怕，我怕成不成？安罗或者还会讲道理，暗之界要是知道你还活着，一定不会放过我们的，你是当年暗皇立下灭天血咒要杀的人——”

说到这里，他向来清朗锐利的眼睛忽然现出说不出的恐惧之意，似乎面对着一个连震铎大神也要害怕的存在。大劫之余，叔侄二人很少提到昆山血战。也许那记忆是太可怕了，玉璞每当稍有忆及当年，都会忍不住打寒战。

玉连城看着叔叔恐惧的模样，心里有再多的困惑，也只能无言。

混乱中，她被叔叔胡乱盖上红巾。玉璞一招手，连下几道禁咒，喜娘和使女们忘了先前的事情，上来簇拥在玉连城周围，笑语盈盈地引她出门上花轿。外面的宾客一阵迷糊，顿时也忘了新娘闯入外堂的怪事，只顾谈笑不休。

地仙虽然是仙族，照着祖上的规矩，大婚之际不可施展法术，须得用人间大红花轿抬入夫家。偏生海伯的封地远在万里之外的海域，这事就有些作难。两家商量之下，由海国三皇子在城中租了一处行馆，权充夫家。